

聽講心得

——憶往談今：「漢達文庫」創建緣起及其研究功能示範

周詠茵

每次搜集資料寫小論文的時候，總會不禁埋怨怎麼要看這麼多文獻、怎麼這些句子有這麼多歧義。但後來才發現，自己一路以來都是踩著前人學者鋪下的路做研究。每句的意思能有多少解法，又蘊含甚麼思想，早有人用上無數個晝夜鑽研過。自己的努力相比前人的努力，可謂小巫見大巫。

何志華教授這一次的演講令本人重新領悟到，做中文方面的研究應該是抱著甚麼心情和意志。當他說自己在幾年內，天天都窩在辦公室裏為文獻做標點和校勘，本人是為之折服的。在自己不願意坐在電腦前和書本前做一點點的課業資料整理時，卻有人是對著無邊無際的文獻一行行地看下去，並標上標點符號。雖然明白一定有人做過這種的校對工作，但從沒想過過程是如此艱巨又緊湊。又令本人敬佩的還有一點，就是何教授所擁有的知識。中文的語法系統博大精深。以曾學過的一句歧義句作例：「我看他表演的時候心不在焉。」在這一句上，意義如何已令人費解。要了解句義，研究者除了要熟悉全文意思，以上文下理推敲準確解釋外，甚至連作者的寫作動機、所持的思想亦要了解透徹。因為這一切，都牽扯到文章或著作中句子的存在意義。就像萬丈高樓一樣，支撐其高度的必然是深而紮實的地基。究竟是有多大的知識量支撐著何教授進行文獻整理？而為著工作的順利前行，他又做了多少準備工夫？除了驚嘆以外，還需學習其工作及學習精神。

另外，本人亦得到了一個新的啟示：學術研究要與時並進、適時做出創新和突破。劉殿爵教授突破了傳統框架，提出不能單單把文獻電子化就了事，而是要經過小心整理。如他所預料，現在的確有很多很多網絡電子文獻，但不是每一個都細心經過肉眼校勘。很多資料就是來自圖像轉換文字的粗糙處理，更甚者連實際上這個網站的文本是從何而來、經過甚麼處理也不知道。針對前者，何教授舉了一個古體字的例子。有網站使用圖像轉換文字的方法處理文獻，但把當中一個字錯認為「害」。俗語有云：「一子錯，滿盤皆落索。」一個字的錯誤，對文章的意義絕對有大影響。以前學習數學的時候，經歷過無數次「寫錯數字而導致結果有誤」的情況。文字亦同理。萬一研究人員意外把出錯的資料拿到研究中使用，那對結果隨時造成一連串的傷害。多虧劉教授的努力，現在我們才能安心地坐在電腦前查看文獻，而不用捧著厚重的一手資料，一個個地寫上標點符號。他們一直以來的努力，使他人的研究效率大大向前。大家的學術交流日益增長，相信是每個曾經在背後推動漢達文庫的人員所想看到的。

除了學業方面使本人有所驚嘆、並明白以後必須心懷著感恩之情去使用各

種文獻外，亦令我反思了在追求學問上的態度。何教授坐在辦公室一整天處理文件，午飯時更沒有放棄思索，而是繼續向劉教授發問和追問一些古籍問題。何教授說到這裏時，臉上還是帶著微笑的。這證明他不論在當時還是在回憶時，都十分享受這個過程。他是懷抱多大的熱情，才能這麼醉心於和文獻打交道？此外劉教授翻譯的一本本中國經典古籍如《道德經》等，對中國傳統文化對外國的文化輸出帶來了十分大的正面影響。本人又在想，在自己一邊學習文學時，是不是也應該觸及更多中國文學以外的範疇，以便更好地推廣傳統文化呢？比如說文史其實是不分離的，但在分系的情況下，自己是否要突破界限去追尋學問呢？也是不是應該趁年輕，多學一門語言，以便日後能更好地與他國學者交流呢？

聽畢講座後，才發現自己的眼界一直不夠大、也不夠遠。及至一些學習上的態度仍有不足之處。要學習的事仍很多，重點是要在能力未足前，繼續謙虛地接受更多新事物。以有限的人生去追求無限的知識，看起來是一件滑稽的事。但是如何以「無限」豐盛自己的「有限」，再以自身的「有限」去協助他人追尋「無限」，又是一個值得深思的課題了。